

1994.3.18 聯合

物人版 38 第

人書讀 / 四期星 勢趨 / 三期星 藥醫 / 二期星 育教 / 一期星
學科 / 日期星 益公 / 六期星 物人 / 五期星

歷經活生自源 索探理學自來

義主「性」女的蕤春何

記者／張甄薇

最近以一句「校園中處女已經非常稀少」，打醒人們清純校園夢的中央大學英文系副教授何春蕤，現正為面對媒體記者追問校園處女的「真實比例」而不勝其擾。正像許多人唸她的名字「蕤」(Rui)字時老是讀錯音一樣，對於她大力鼓吹打破處女情結，及婦女性自主、性解放，人們總是會錯意。像許多人士就深恐數年前「瑪丹娜效應」將捲土重來，挑戰社會的性禁忌。面對這些質疑，何春蕤都一笑置之。她認為瑪丹娜效應不過是商業包裝下，容易過時的消費風潮，而她的主張則是經過嚴謹的理論分析，加上對女性主義、婦女運動辯證探索及個人生活歷練的沈澱。

何春蕤早年畢業於政大西語系，二十六歲回國即取得副教授資格，並擔任靜宜語言中心主任。之後，她為汲取新知再進修多次，先後拿了語言教育和英美文學的博士學位。

何春蕤在美留學時，正值八〇年代中，女性主義者、婦運界開始以具體研究呈現婦女社經地位受壓迫的事實，也是她將盤據腦海的女性主義、文學批評、權力等意念重新整合的轉捩點。事實上，這些意念也與她自己的生活經歷息息相關。

從小，何春蕤身材就特別高大，手長腳長，性格開朗，且「粗魯」好動。正因為「不像女生」，就時常被指指點點，並要求她「要像個女孩子」。

何春蕤的性格最痛恨的就是這種壓抑個性的社會成見，她就在一次

次突圍行動中培養自尊、建立自信。早在還少有女人騎機車的七〇年代，何春蕤就常頂著一頭短得不能再短的頭髮，跨上野狼一二五，腳著「男生」長靴，自由穿梭在大街小巷。對別人那種「妳不是很想學男人」的眼神視而不見。

好幾次上市場聽到小販調侃地喊她「頭家，要買啥米？」她立刻掉頭就走，她不願屈服在社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中，因為她堅信「女人不必在「依附男人、男性優先」的意識型態下限制住無限發展的可能！」

在何春蕤看來，這幾年台灣女性主義已蔚然成風。從政婦女增加，就業平等的訴求正順利推展，民法親屬篇的修訂也正引發廣大共鳴，唯獨在性壓抑上，無論男女「一直都無法、也不願打破難以啟齒的處女情結。」

在張老師工作坊所分析的種種個案中，她發現男性自小就被允許對性



蕤春何，髮頭的短再能不得短頭一著頂的化僵議抗會社向，形外的樣這以也乎似供提蕤春何：片照 象印板刻別性

有所了解，而女性卻一直對「性」甚至「身體」，產生「不潔」、「罪惡」的焦慮與恐懼。在個案中她驚訝於有那麼多的女性對失去處女身分有莫大的憂懼，對無法從一而終更視為奇恥大辱。不斷有女學生憂心忡忡跑來問她：「老師，怎麼辦，我和男友發生關係了。」，「我喜歡上別人，我不是個放蕩的女人？」，而相對於社會對男人逢場作戲的寬容，何春蕤無法再保持沈默。她企圖顛覆社會對性、對女人的束縛與意識型態，讓女人從性桎梏中解放，在自然的情慾中實現自主的人生。

多年來何春蕤的目的就是希望在重重壓抑的台灣社會，打下一片女性性論述 (discourse) 的開放空間。何春蕤似乎語不驚人死不休，對別人提出的反駁及曲解並不著急，因為引發爭議越大，參與的討論就越多，女性論述空間也越廣闊。

性典

1994.3.17
白雲時報
13版

●朱德廉●

